



在西藏的感悟、感慨、感动，令作者的思想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。回来后，她耗时五个月业余时间，创作完成了《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》一书初稿。采访、采风、查阅资料中得到的真实故事，全都会聚到主人公鲁琪身边。书稿最终以78万字定稿出版。

投入创作写尽西藏情缘

一路感悟内心有变化 理解父辈的家国情怀

站在50岁的人生门槛上，我选择在布达拉宫度过这个特殊的生日。沿着“之”字形台阶缓缓而上，每一步都像是在穿越时空。在红宫深处，我站在法王洞文成公主塑像前。这位1300多年前的弱女子，16岁离开长安，历时三年才到达拉萨。塑像面容安详，眼神却透着坚毅。刹那间，历史的帷幕仿佛被掀开一角：我看见了进军西藏的官兵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前行；看见了进藏干部不畏高反、克服思乡之苦的斗志；看见了父辈们如何把青春热血奉献给了这片高天厚土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全国支援西藏，不是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的小事，而是关乎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的大事。没有一代代人的牺牲奉献，何来西藏今天的繁荣稳定昌盛？没有边疆的巩固，又何谈国家的长治久安？心结在这一刻豁然解开。父辈那一代共产党员，切实把“为人民服务”刻进了骨子里；国家需要时，他们可以放下一切。找到这把通往父辈精神世界的钥匙，我寻访的步履变得格外轻盈。

离开拉萨时，我乘坐火车，在青藏铁路上沿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走一走看一看。列车行驶在辽阔的世界屋脊上，窗外是可可西里无边的草原，藏羚羊在远处悠闲地吃草。经过唐古拉山口时，车厢里响起了《天路》的歌声，很多人跟着哼唱时眼角闪现着泪光。在日月山上，在倒淌河畔，我试图感受当年那名16岁少女的心境——她是否也曾在此回望长安？在塔尔寺，我再次被信仰的力量震撼；在原子城，我感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默默无闻和奉献精神。

这一路的感悟，让我的格局悄然发生变化。个人的小情绪渐渐融入了家国的大情怀；个人的得失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如此渺小。

从西藏回来，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望父亲。当我把发改委赠送的礼物拿给他时，他欣慰地笑着，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。我翻开带回的画册，一页页讲解着今天的西藏：“看，这是拉萨新城区，这是布达拉宫广场，这是两路纪念碑，这是西藏博物馆……”父亲仿佛重新焕发了活力，眼角的皱纹里漾开难得的欣慰。就连素来严厉的母亲也破天荒地夸道：“俺闺女真能啊！这一趟西藏真没白去。”我也真正读懂了父亲——他近20年的西藏岁月，不是苦役，而是生命价值的极致绽放。



2007年作者父亲收到西藏画册时的喜悦。



2007年，作者与藏族姐妹在布达拉宫外。

半途出家五个月完成创作 艰辛中充满感动

回到工作岗位后，我努力让自己安心于日常工作。但心底的种子已经发芽，它呼唤着在春风里破土而出。但我的心里有“三怕”：我怕被指责“不务正业”，我怕被讥讽为少数人“歌功颂德”，我更怕半途出家的文字遭人耻笑。但那些在西藏收获的感动，那些被感动点燃的激情，那些激情下产生的冲动，让我终于坐不住了，我决定勇闯文学艺术领域，用文字高扬起红色精神的旗帜。

2007年11月起，我开始了严格的创作计划：每天清晨4时30分起床，在电脑前工作3个小时；7时30分出门上班；晚上8时到10时再次

进入创作状态。虽然当时我还不不懂文学，各种描写以及文学语言都是我的短板，但我有在机关里修炼的思想基础、有驾驭重大题材的素质能力，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考察采风获取的第一手资料，有感动、激动和冲动下的鲜活动力。这些都是我的底气和长板。

于是，那些与西藏相关的人与事，自然而然地会聚到虚构人物鲁琪身边。这个从山东到西藏的党员干部，在我的笔下慢慢辗转腾挪。围绕他的群像人物也都栩栩如生——有早期进藏的十八军官兵，有各个时期的调藏建藏干部，有新时期的援藏人才，有在藏汉结合家庭中成长的新一

代。故事的时间跨度从1963年到2008年，空间跨度从东海之滨到西藏边陲。

创作的过程充满艰辛。太多时候我写着写着就泪流满面——为笔下人物的命运，也为理解父辈后的释然。颈椎的疼痛时常折磨着我，失眠更是家常便饭。每当想要放弃时，哲蚌寺阿妈纯净的眼神、大昭寺前朝圣者虔诚的身影、布达拉宫文成公主坚毅的面容，都会给我新的力量。五个月后，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时，字数统计显示：51万。我独自关在书房里喜极而泣。这泪水，既是对父辈的理解，也是对自我突破的欣慰。

得到《西藏岁月》主编肯定 定稿78万字出版

初稿完成后，我把它搁置了两个月，让自己从创作的情绪中抽离出来。五一假期开始后，我才把初稿交到闺蜜陈姐手上，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“判决”。一周后，她打来电话：“这就是一部文学作品！你为什么不早点写？”这份真诚的认可给了我莫大的勇气。不久我带着书稿拜访张永发先生——书中的主要人物就是参考他的进藏经历设置的。一周后他打来电话说：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写却一直不敢动笔的故事！”他建议我把时间背景提前到民主改革时期，但由于自

己对那段历史了解不够深入，我最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。

出版社的编辑提出要将50多万字压缩到30万字，但在修改过程中，我对故事的理解不断深化，反而增补了不少内容，最后排版定稿竟达到了78万字。幸运的是，2009年正值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，有关部门鼓励涉藏题材作品的出版发行，我的长篇小说《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》在当年3月由东方出版社顺利出版。这年的春末夏初，我把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和襁褓中的孙女一起带到父母面前时，他们脸上绽放的

笑容和欣喜，比任何奖项都更让我满足。

这段创作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：生命的价值，在于找到值得奉献的事业；创作的底气，源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。西藏之行开启的，不仅是一部小说的创作，更是一场生命的修行。在这条路上，每一个脚印都是新的起点，每一次感动都是继续前行的力量。也许，这就是西藏之行带给我的最宝贵礼物——在认识世界的同时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；在书写他人的同时，最终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。